

企 鵝 人 生

PENGUIN
L I V E S

猫 王

〔美〕 鲍比·安·梅森 著

谢仲伟 译



Elvis Presley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企 鵝 人 生

PENGUIN
L I V E S



猫 王

〔美〕鲍比·安·梅森 著

谢仲伟 译

Elvis Presley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4

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
the title of **Elvis Presley** by **Bobbie Ann
Mason**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Lipper Publications, L.L.C and Viking,
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
A Lipper / Penguin Book



“企鹅”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
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。
未经允许，不得擅用。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
之非法版本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猫王 / (美) 梅森著; 谢仲伟译.

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三联书店, 2014.9

(企鹅人生)

ISBN 978-7-108-05105-9

I . ①猫… II . ①梅… ②谢…

III . ①普莱斯利, A. (1935~1977) —传记

IV . ① K837.1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

第 168800 号

总 译 审 胡允桓

策划编辑 刘 靖

责任编辑 颜 箐

特约编辑 赵 轩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索 迪

版式设计 薛 宇

封面版画 莫舜雯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

邮 编 100010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图 字 01-2012-8488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 8.625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39.00 元

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

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

目 录

引 言	1
奇 迹	7
图珀洛	13
太阳录音室	31
创造埃尔维斯	47
“上校” 帕克	61
功成名就	69
奥杜邦路	81
七月的朱恩	89
转 变	101
格拉迪丝	117

在德国	129
一个孤独的年轻人	141
披头士乐队	155
“好莱怪”	163
探 寻	175
“飞舞的 G 环” 农场	185
“复出特别表演”	195
拉斯韦加斯	207
“神奇队长” 去了华盛顿	219
迷 失	229
寂寞大街的尽头	241
致 谢	259
资料索引	265

引言

1977年8月16日，当听到音乐巨星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（Elvis Presley）去世的消息时，我正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（Nova Scotia）度假。当时，小旅馆休息室的电视播报了这则新闻。我倍感震惊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说不出话来。旅馆的酒保则回忆起奥迪·墨菲（Audie Murphy）去世时的情景，他们是那一代人眼中的战斗英雄。忽然之间，我有了离家万里的感觉。尽管近来我并未时常思考有关埃尔维斯的事情，但现在我意识到，他的去世使美国文化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。埃尔维斯一直都在那里，在美国人心中徘徊。他的一生似乎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注脚：他在“艾德·苏利文秀”（The Ed Sullivan Show）里的表演，他的第一部电影，他母亲的去世，他的从军与婚姻，还有他在1968年的“复出特别表演”。这让人很难相信，埃尔维斯在四十二岁的

壮年，已魂归天国。

对我来说，埃尔维斯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存在——一个南方人，有时候甚至像是一个邻居。很早的时候，我就在孟菲斯无线电台节目中知道了埃尔维斯。开始的时候，很多父母都觉得埃尔维斯的音乐有一种危险的挑衅，因为他的舞蹈动作有些猥琐，充满性暗示。但当我的家人在“艾德·苏利文秀”上看到埃尔维斯演唱《准备好的泰迪熊》（“Ready Teddy”）时，我父亲不禁感叹：“这孩子真棒！”接下来的许多年，我们都会在深夜聆听收音机里传来的节奏布鲁斯，然后很快就明白了“埃尔维斯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们曾经听过“大小子”亚瑟·克鲁德普（Arthur “Big Boy” Crudup），也听过小朱尼亚·帕克（Little Junior Parker）、“大块头”比尔·布鲁兹尼（Big Bill Broonzy）、维诺尼·哈里斯（Wynonie Harris）、艾尔莫·詹姆斯（Elmore James）。白天的时候，我们会收听爵士乐、流行歌曲、乡村音乐、歌剧以及所有能够找到的音乐频道。周日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教堂里跟教徒合唱，听到了大量的福音歌曲，特别是“黑森林兄弟”（Blackwood Brothers）乐队，他们对埃尔维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埃尔维斯也享受过类似的、由经验丰富的电台

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编排的音乐盛宴，所以，当他以令人惊叹的、富有特质的演唱风格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能发现其中的渊源。

埃尔维斯如此杰出，如此为人熟悉，而且他是属于我们的！我已经记不起他曾经引发的广泛争论，因为他做的一切都如此自然、如此真实。他是我们中的一员，一个说着同样语言的乡下孩子。所以，我们很难理解他的音乐是如何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革命性颠覆的。直到许多年之后，我们才意识到，埃尔维斯如何为美国文化点燃了真正的革命之火。

但现在，摇滚音乐之王已经死去。我的两个作家朋友一听到他去世的消息，就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，赶到埃尔维斯在孟菲斯的家“雅园”（Graceland），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众多歌迷一起缅怀。其中一位朋友偷偷在“雅园”摘下一朵玫瑰，将其裱在相框里，直到现在相框还挂在墙上。另一位朋友则找到一份埃尔维斯去世次日出刊的报纸——埃尔维斯经常读的报纸。在许多不同圈子里都被看重的埃尔维斯，激发了一种“相关”的强烈需求。许多人都深受他的影响。在埃尔维斯死后，整个世界都在讲述他的故事：他的生活彻头彻尾地孤独，

他竭力想要缓解痛苦与悲伤。这种讲述是悲伤的，甚至是令人不舒服的，很难让人接受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，这种悲伤的基调被一种神经质式的国民调侃取代。埃尔维斯曾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现在的人们大概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位曾经的巨星。埃尔维斯曾被嘲笑过，甚至被愚弄为一个身穿亮片紧身衣的漫画形象。1992 年，邮政局曾经就新埃尔维斯邮票票面发起一轮投票，引发了一场争论：在年轻、帅气的埃尔维斯与年老、装扮奢华的埃尔维斯之间做出选择。当然，我们要选帅气的那一个。

还有些人不相信他已经去世的消息，《目击者》（*Sightings*）就曾经报道过这样的新闻。他成了美国文化的晴雨表，一种类似于“乡下人的神明”的存在。如生前一样，埃尔维斯既受敬仰，也遭谩骂。1980 年，市面上出现了一本极下流的传记，将埃尔维斯描述为有着粗野癖好和扭曲灵魂的乡巴佬，还说他对美国音乐文化毫无贡献。这种毫无根据的人格诋毁自然助长了 80 年代美国国民对他的调侃。许多人或许更愿意将埃尔维斯简化为一种符号，因为他会让这些人感到不舒服。有些人将他视为一种“黑暗力量”，一种来自底层社会的粗糙生物；

对另一些人而言，他则是“纯真无邪”的代表，而对“纯真无邪”的破坏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。或许，开他的玩笑，比如把他扭曲为一个肥胖、嗜药、胃口巨大的乡下人，在减轻人们罪恶感的同时，也为不去真正了解他找到了理由。到了90年代，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重新审视埃尔维斯的现象。彼得·古拉尔尼克（Peter Guralnick）写的翔实两卷本传记，挽回了埃尔维斯的声誉，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他的音乐。古拉尔尼克将埃尔维斯的一生称为“美国式悲剧”，对其充满同情。

在埃尔维斯去世的几个个月后，我拜访了他的出生地——位于密西西比州图珀洛（Tupelo）的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房子。现在它成了一个博物馆，装饰得好像埃尔维斯曾住过的样子。那里有从跳蚤市场买来的古董家饰，如耶稣像、心形的针垫、洗衣盆、搓板、碗橱、煤油灯以及大萧条时期免费得来的盘子。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，是一张泛光的海报，光粉喷洒在油毡纸上，显现出耶稣的形象，旁边还附有《圣经》里的诗歌。这还是我小时候在教堂里见过的东西，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过了。这张海报引发了我一种强烈的记忆：这伪造的遗迹，是一种对成为超级巨星的那个纯真无邪、信仰宗教的摇滚艺术家

的追忆。在海报的光粉中，你可以想象那身闪光的紧身衣。这曾经在南方如此普遍的泛光圣像海报，令如今毫无生气的世界多了一些色彩。而就是这些色彩，孕育了无限的希望。

奇 迹

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的出现，似乎无迹可循。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出现如此突然，他的音乐如此新奇，他的个性如此具有感染力，人们甚至无法给他贴一个合适的标签。人们为他疯狂，在此之前，还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全民狂热。十多岁少年的疯狂是因为兴奋，父母们的疯狂则是因为埃尔维斯一目了然的性感让他们心生担忧。女孩儿们拆了他的汽车，扯烂他的衣服，她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摇滚乐的洗礼。埃尔维斯的名声大噪成为令人惊叹的美国现象，整个国家都受其影响。著名电视节目“艾德·苏利文秀”的主持人艾德·苏利文（Ed Sullivan）最早发现了埃尔维斯的惊人之处，他声称“就算是借助十英尺长的杆子，你也无法接近他”。而南方以外的地区，人们发现他有一种令人害怕的粗野——他是一个来自落后保守地区的乡下人。他的音乐与节奏布鲁斯有着明显的关联，而且有黑人音乐的背景。在他的音乐中，人们听到了源自原始丛林的节奏，充满了野性的蛊惑。

另一方面，埃尔维斯以对自由、解放和救赎的承诺吸引了边缘群体；他热衷于来自东方的阴阳平衡说；他将人们带到绝境边缘，又将他们带回来；他以自己惊人的歌唱天赋，将美国流行音乐的各种流派融合在一起，形成

一种抗争性的声音；跟瓦尔特·惠特曼（Walt Whitman）一样，他博采众长；他自成如此特别的一派，注定会成为大众偶像；他挑战人们个人表达和身体的禁忌；他的出现，令电视广播第一次感受到风险和威胁。摇滚乐已经酝酿了许多年，但摇滚乐的真正定义者，只能是埃尔维斯。

尽管他极具争议性，但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名气与人气，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，他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逐渐树立起来。他曾有十八首冠军单曲，仅他的《百万销量金选专辑》就售出了一百万张。他第一次上“艾德·苏利文秀”时，有五千四百万人守候在电视机前，人数占当时全部电视观众的82.6%。1956年，他成为全美明星偶像，同时跻身百万富翁之列，美国《公告牌》（*Billboard*）排行榜前一百名的歌曲中，他一人独占十首，创造了新的纪录。从地域明星到全美偶像再到好莱坞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之间。他是奇迹小子，既受人欢迎又充满威胁，他的天赋超越了人们的认知。埃尔维斯开创的音乐旅程，将主宰剩下的半个世纪。那是青少年文化的开始，孩子们开始拥有自己的唱片机和收音机。那是性压抑分崩离析的前兆，也是种族隔离的终点。

埃尔维斯的成功，加上摇滚音乐革命，打破了20世

纪 50 年代的平静与和谐。美国人当时正怀着对苏维埃政权和氢弹的恐惧，在艾森豪威尔的保守政策中日渐消沉，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些愉悦轻松的东西。但同时，种族问题正逐渐走向白热化。1954 年，埃尔维斯发表第一张唱片的前几周，美国最高法院刚刚裁决了“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”^①（Brown V.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）。那正是奇迹发生的时刻，就像是世界自然整合的结果。黑人音乐家颂扬埃尔维斯，因为是他把黑人音乐带入商业领域。《百果糖》（“Tutti Frutti”）的演唱者、嗓音极具特色的小理查德说：“感谢上帝创造了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。感谢主让埃尔维斯打开了这扇门，使我可以在音乐的路上走下去，你明白吗？”

后来，“黑豹党”（Black Panther）^②领袖埃尔德里奇·克里夫（Eldridge Cleaver）在《冰上灵魂》（*Soul on Ice*）中称赞埃尔维斯点燃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革命之火。普雷

①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，是美国历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诉讼案。它对黑人和白人是否能够一起或分开接受教育的问题做出最终裁决。1954 年 5 月 17 日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，黑人和白人必须分别就读于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。同时，本案之后的数年中，美国逐渐废止一切有关种族隔离的措施。——编者注

② 黑豹党，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团体，旨在促进美国黑人民权运动。——编者注

斯利“敢于在‘人’的层面上与黑人来往，而长久以来在美国，这种来往只能偷偷摸摸进行”。

流行音乐开始挑战人们惯常的喜好，带有节奏感的音乐开始成为主流，如杰瑞·李·刘易斯（Jerry Lee Lewis）的《洛塔·夏金的一切》（“Whole Lotta Shakin’ Goin’ On”）和巴迪·霍利（Buddy Holly）的《就是那一天》（“That’ll Be the Day”）。因为埃尔维斯在舞台上极具性暗示的舞蹈动作，人们给他起了“骨盆埃尔维斯”的绰号，这让他大为尴尬，因为人们严苛地责难他的“淫荡”与“糜烂”。还有一篇文章称他为“上了发条的歌手”。他说，自己的舞蹈动作没有任何下流的意思，那不过是他自己放松和情绪的自然流露。他稍显腼腆的唇部曲线，在表演中扮鬼脸、插科打诨的习惯提醒着我们，看待他无须太过严苛。埃尔维斯一直自嘲自己的装扮，甚至承认自己的成名有些荒谬。

然而，明星的光环还是影响了他的表现，他的行为总是有些不自然，甚至是自我贬低的。每个明星，不管名声大小，开始总会有些迷茫，但埃尔维斯却是独一无二的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很少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如此功成名就、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，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，

几乎没做什么准备就要开始应对一切。我非常好奇，他
是如何承受所有压力的呢？

在思考是否有人也曾经历过这样突如其来的举世闻名时，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首次登月的宇航员们。有超过二十亿人观看了人类迈向月球的第一步。这跟 1973 年收看埃尔维斯第一次卫星电视直播秀“来自夏威夷的问候”（Aloha from Hawaii）的十五亿人差不多。

埃尔维斯的成名有很多偶然的因素，但又不全是偶然，不过这的确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范围。他是一个梦想家，期待成名。他想成为大人物。他看过很多电影，听过很多音乐，他知道自己梦想在好莱坞，在纽约，而不在孟菲斯，更不在图珀洛。他所渴望的让他力不从心，而他的名声又给他当头一击。尽管埃尔维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，但随后，整个世界都跳到了他的身上，扯着他的双腿，就像是在把玩一个手摇曲柄钻。

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要接受的考验，是他应对名声的能力。埃尔维斯的个人故事，展现了他的个人身份与作为“摇滚之王”的公共形象之间的对抗。他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成为自己心中的“超级英雄”，这正是他人生悲剧的真正起源。